

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七期中篇小说选

八月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七期

中篇小说选（二）

山月儿

李宽定 袁和平 秦文玉 肖建国

燕治国 巴兰兰 薛炎文 刘战英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夏 凡
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技术设计 荀新馨

山 月 儿

李宽定 秦文玉 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5印张 383千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25,4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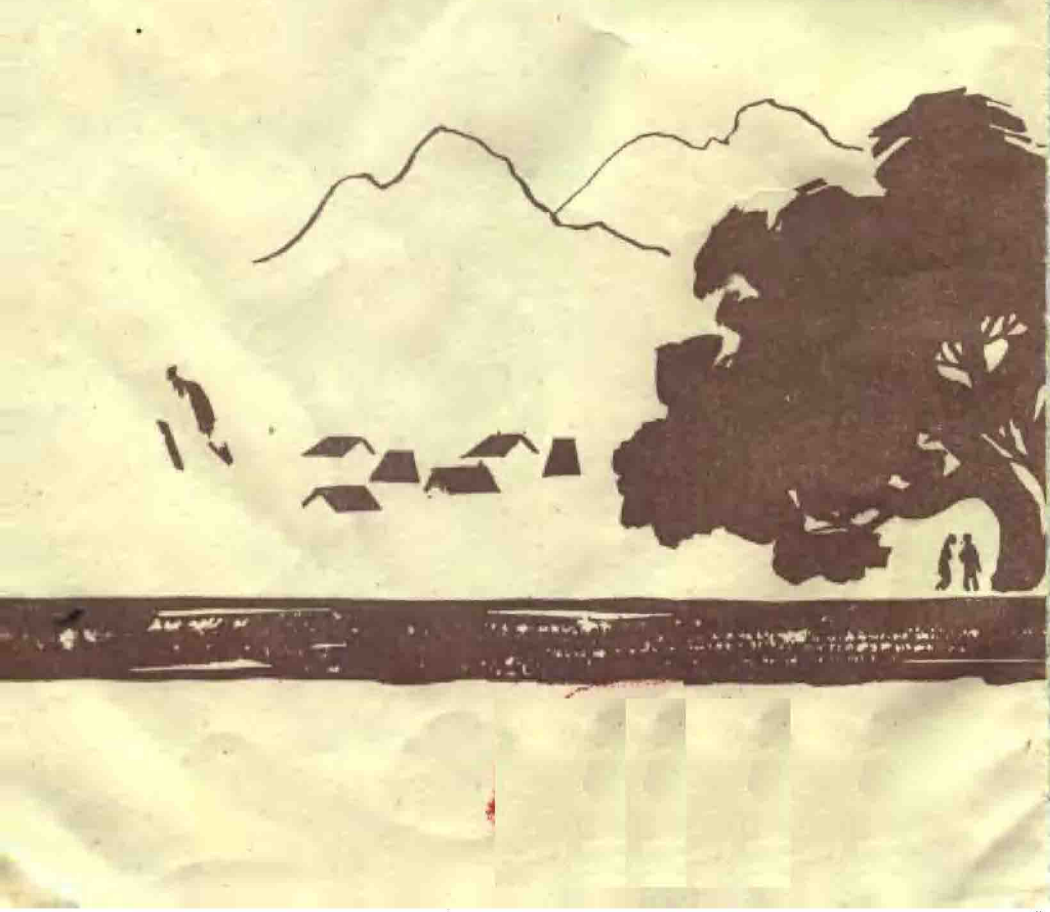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10115·545 定价 2.15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，多年来培养了若干著名的作家，为当代中国文坛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。文讲所开展的活动，实际上是我国当代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1982—1983年度的第七期学员，系中国作协各分会的专业作者及分会机关刊物的编辑。他们有相当的生活基础和文字功底，又有较强的布局谋篇的能力。

本册所选编的八部中篇小说，分别取材于华北、华南、中南、西南几个地区，作品以农村、乡镇、部队、寺庙、文化新闻单位为背景，通过描写主人公们的生活、工作和爱情，表现了人们热爱祖国、热爱事业、追求幸福生活、追求进步的美好情操。



目 录

佛手	袁和平(1)
山月儿	李宽定(60)
法音	秦文玉(141)
摆起八仙桌	肖建国(207)
哥哥在深山	燕治国(269)
同名入	巴兰兰(328)
雄鹰图	薛炎文(381)
啊, 蓝天	刘战英(453)

佛 手

袁 和 平

楔 子

茶乡多雾。仲春三月，仙凡岭山麓云堆雾涌。山，仿佛裹着云纱雾帐，沉浸在酣眠之中。整个大山是个人迹罕至的密闭世界。一九五五年，仙凡岭山麓的自然植被尚未遭到破坏。阴森森的参天古树林间，默立着枝桠光秃的朽树，恣肆纵横的野藤交织着荆棘和其他灌木丛，连同漫山遍野厚厚的茅草，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屏障。除了猎人偶尔在密林中留下那行孤独的脚步，再没人打搅这个沉寂的王国。

半洋村陈氏兄弟，便是时常出没林中的猎手。大哥叫吓康，小弟唤吓覃。弟兄俩昨日在观音岩旁一条山涧里，发现一群岩羊的蹄印。天不待透亮，弟兄俩便蓑衣一披，土铳一拉，摸进了密林。刚在山涧里拐了一个弯，不料正和那几只岩羊撞了个面对面。双方都呆住了。

“依哥，”吓覃显然不老练，激动地喊，“你快看！”

岩羊调头就跑，吓康举枪就放。但听见那枪口“扑”的一声响，透出股霉湿的潮气。天太阴，火药受潮了。中弹的那只领头

羊，象当头挨了一棍，在地上一滚，跳起就跑。吓覃第二枪未等放出，那几只岩羊就已消逝在山涧浓浓的烟雾里。

“追！”吓康蓑衣一甩，喊道，“它不会跑远的！”

兄弟俩拔腿就追。追出山涧，眼前顿见开阔。山坳间是一片狭长的洼谷，一簇簇灌木丛撑展着高低错落的伞冠，象掀涌的海涛布满洼谷。那几只岩羊闪进灌木丛，便无影无踪了。如果不是顷刻之后，灌木丛里飞起几只鹭鸶，大概就无法引出后来的故事了。

“看！”吓康惊喜地指着飞起的鹭鸶，说，“它跑不掉的。就在鹭鸶飞起的地方！”

鹭鸶飞起的地方，必是湖湾水泽之处。岩羊负伤失血，必定要寻水解渴的。还用说吗？钻进树丛里找吧！根本就没有路。那小树似的灌木丛，长得比人还高，丛丛紧挨，层层叠叠，密得让人难以插足。吓康心急火燎。忽然听见吓覃在一旁喊：

“依哥，这里有一条路……”

荒无人烟的灌木丛中怎么会有路呢？吓康当然感到诧异，上前一看，果真密灌木丛中隐约现出一道豁口，一条破碎的石板路正静静地朝灌木丛中延伸。一块块石板，或被倔强的树丛顶翻在旁，或是被山洪搬到别处，东歪西躺，七零八落，简直就象条撕碎的带子。

沿着石板路遗址朝里走，很快到达水边。看来这儿曾有过烟火，因为，他们立足的溪前，是一座倒塌的石桥。时光久远，风侵雨蚀，摊散于溪岸两侧的乱石堆，被密密的野蕨掩盖着。溪水浸泡着的条石，长着碧粼粼的水藻。这水藻在潺潺的流水中，象被流逝的时光捋抚着的那络历史的长须。

事实上，历史上的仙凡岭是个著名的佛教胜地，尤其是主寺庙栖霞寺，方志上称为“东南沿海十大丛林之一，其余大小山头，古刹梵寺多达十数处，寺僧千计。”不是么？陈氏兄弟越过小

溪，便来到一片瓦砾成堆的废墟上，锈皮斑斑的香鼎卧在荒草中，露出残缺的身影；刻满偈语的石柱东倒西歪，泛着厚厚的藓茸。整个废墟透出一股潮湿的霉气。

从桥边搜索到这儿，又沿废墟两侧一阵寻找，这对已经失望的猎人，沮丧地决定返回时，吓康偶尔瞥向草丛的目光，忽然被什么吸引住了——废墟一侧的石隙间，长着一簇簇形态怪异的野茶。这野茶桩根古突虬曲，披满茸茸的金绒藓，一派古奇面貌。那挣扎着似地伸向草木隙间的枝条，象拥抱那抹稀微的日光，更象在向人发出某种召唤。

“哎，”吓康眼睛一亮，笑道，“这东西倒可值几个钱的！”

“是么？”吓覃不屑地一笑，“砍下它当烧柴卖？”

“你不见城里人都爱摆设假山盆景，”吓康到底比弟弟多见过些世面，说，“反正空手下山，莫如把它挖走，明日坂埔有墟，碰碰运气去……”

放下枪，兄弟俩从腰上抽出刀……

茶 市

翌晨，吓康把几段野茶桩往担筐里一放，赶墟去了。出深山，乘木船，在旧渡口换乘上捎脚的汽车，赶到坂埔时，时间差不多已近中午了。

坂埔，山地与沿海平原交接地带的一个县镇。起伏连绵的仙凡岭和向着东南逐渐平缓的田畴沃野，使这个夹居其中的县镇独具风情。平原地带莲荷盛开的湖塘环衬着小镇一侧，山地密密的树林簇拥在小镇另一旁。镇里，山地简朴的杉板楼和沿海侨乡阔绰的别墅洋楼，奇特地浑成一个和谐的整体。这似乎应归功于那

些红色的瓦碟。镇上所有的楼房都顶着红色的屋顶，这在碧树蓝天之间，犹如一片燃烧的云霞。不过，山地的杉板楼舍在这儿似乎顺应了沿海地带骑楼毗邻、檐廊相接的廊巷式的建筑格局，也把供人遮雨的瓦檐长长地伸向街上。南国多雨，那些樟树和榕树，全都展着伞盖似的树冠。

此刻，正是墟市最热闹的时刻。来自山地的山货土产、竹木器具的小摊，沿海平原的干鲜海产、粮油蔬菜的小摊，连同小镇的茶摊，各式饮食摊，都拉起遮雨挡阳的白色和黄色的油布篷布，密密地在骑楼夹峙的小街两侧摆开市场。人流擦肩，满镇上喧沸着集市特有的合声。时逢茶季，四乡茶农纷涌而至。肩挑的茶担，车装的茶包，若江河之水似的，汇聚于县镇祠堂前那块坪场上。整个小镇因此充满了一股淡淡的茶香味。

吓康在墟市上转了几个圈子，听不见一个问价的声音，不免有些懊丧地朝坪场踱去。国家茶叶收购站就设在那儿。

收购站前人山人海，茶包茶箱，堆叠如山。茶市交易不同墟市。你挑来一担茶，自己认个等级，按队排好，收购站干部还需上来目验。大家都是内行，收购站干部只需抓起一把茶看看，就能估出等级。茶农们更是从祖辈以来便以茶为业，谁不识货好货孬？差不多不待收购站干部过来划级，自己就已把等级认好。因此，茶市上虽说人挤人，但绝不喧闹，只有过磅报秤的吆喝声和算盘珠子嘀哒的拨响声，在坪场上悠长地回荡着。

当然，有时也免不了讨价还价的。吓康来到茶市时，正好遇见一场争执。

“我这茶为什么只划三级？”一个大个头茶农粗声大气地咋唬着，“就凭你那张嘴说吗？这不公平！”

这一声炸起，平静的茶市一下就乱了。人们拥上前，这个抓

起把茶叶看看，说该划二级，那个又道这只能划四级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那位大个头茶农来自山地八都坪，名叫阿坤。阿坤年虽不大，但腰粗膀圆，长着一副张飞面孔。这输理不输气的嗓子一俟喊起，加上他又是结伙而来，伙伴们难免袒护同伴，叫怨之声一时占了上风，这使收购站那两位干部显得相当为难。这时候，有人高声喊起：

“让开让开，陈站长来了！”

喧嚷声嘎然而止。人群悄然闪出一道缝来，但见坂埔茶叶收购站站长陈涯路挤了上来。陈涯路，二十二、三岁的模样，中等个头，白净净的脸庞上稚眉稚眼，还泛着几颗浅浅的雀斑，神容腼腆，尤其是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干部制服，连风纪扣都扣得好好的，更象个怯生生的城里学生。阿坤原以为站长是个什么人物，但见一个稚嫩的学生哥笑着来到跟前，他那冤屈的神色不由地溢于眉梢。他手往胸前一叉，把脸仰向天上。

“莫生气，大哥，”陈涯路样子腼腆，人却很老练，笑盈盈地上前说，“俗话说，菩萨都有打瞌睡的时候，何况验茶划级，全是眼睛看鼻子闻的差事，就难免有错了。”

“这话是对的，这话是对的……”老茶农无不纷纷点头赞许。

莫轻看了陈涯路。他上前抓起一把茶叶，摊在手掌上，颇老练地捧起闻闻，又捡起一枚叶片子送进嘴里，轻轻一嚼，笑道：

“这茶果然不差，老树嫩鲜芽，真正的‘大开面’^①……”

“嘿……”阿坤真是个直肠子脾气，一听这话笑了，“你真是人小见识大，刚才大哥讲的，你全当作没听见！”

“大哥，我的话还没讲完呢，”陈涯路抱歉地一笑，仿佛生怕对方生气似的，悄声悄语地说，“茶料是好货，就是加工得太过火

^①即指嫩梢全部开展，形成驻芽之际摘下一芽三至四枚叶片。

候，条索有点焦，这要减价的……”

“亏你还做站长呢！”阿坤火爆性子又犯了，“乌龙茶要的就是这种甘苦味，不做焦点你肯收购？莫欺我们山里人以为不懂！八都坪人喝的茶，怕比你们吃的汤还多！”

“你越讲越没样子了！”一位老茶农站出来了，“人家陈站长过去拜在达茂茶庄罗天春门下学品茶，功夫不比你差！自古买卖不成还讲个仁义在，何况现在解放了，人家是替政府办事，话莫讲得那么难听……”

“什么？讲我和政府过不去？”阿坤听差了，火冒三丈地喊，“请品茶师傅出来公断！他要说这茶只值三级，我再多讲一句就不是人！”

“快请品茶师傅出来公断！”阿坤的伙伴都这样喊。

百里茶乡，每一个收购点都聘有一位茶叶审评的权威人士。今年负责坂埔收购点茶叶终审工作的，是丁城茶叶公司鼎鼎大名的品茶专家罗天春。阿坤和同伴们这么僵着，看来非请罗天春出场了。不过，陈涯路当时有些犹豫，罗天春正在给徐君芳教授领来的学生上课，此刻下课了吗？

坂埔收购站的品茶室就设在坪场旁那幢祠堂的侧院里。侧院相当安静。东西厢房，白纸糊壁，雪亮雪亮的。天井里架着几只炭火熊熊的小泥炉，炉上陶钵开水翻沸，滋滋有声。二三十个省城来的大学生正围在厅堂里。厅堂上架着一面黑板，上写着“茶叶的评审与检验”。这静静的气氛，连同那几张桌上摆着的天平、砝码、杯升量具，一切都让跟进门的那几位茶农感到神秘。不是吗？纷沓的脚步迈到这儿，不由都放轻了。

还未下课，陈涯路实在不愿上前打扰。正想领阿坤他们暂时出去，但见厅堂上走下一个人来。这人四十来岁，矮胖、胖圆

脸，淡眉细眼，神色和悦。他穿一身带条纹的西装服，虽说没系领带，但那副金丝框眼镜，梳理整齐的头，以及那翩翩走来的步态，都使这人带着不凡的气度，这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品茶师傅罗天春吗？阿坤冤屈地摊着手上的茶，上前说：

“师傅，我这茶他们讲只评三级……”

那人看来是个行家。接过茶，你看他验茶的方式很奇特，将茶摊在掌心，举起来凑近鼻尖闻了闻，放下去，又慢慢地举起来，周而复始，一连做了好几回。发现什么了？他皱眉思索，伸手取出一枚叶片，捏在指尖一搓捻，茶都成粉末了，又凑在鼻尖一闻，还轻轻伸舌头沾了点茶末尝尝，这才开口说：

“这茶有点儿焦。另外，好象有些异味夹杂……”

越说越糟了。阿坤一时又气又急。眼一瞪，象要张口申辩。那人连忙做了个手势，微笑着说：

“嘘……他们在上课。我是随便说说的。等一下请罗师傅给你评，他是专家！”

什么？此人竟还不是品茶师傅罗天春？其实此人是徐君芳，农学院一位负责制茶育茶的教授。那么，那位罗天春又该是一副什么派头？阿坤他们面面相觑，都不由地朝厅堂里探头窥望。学生环簇着的那位老伯，才是罗天春呢。那位品茶师傅有六十来岁了吧？中等身材，方长脸庞，神容清癯，一双目光烁烁的凤眼，被垂长的寿眉俯掩着。那老先生着一身崭新的中山制服，却蓄着一撮未免显得过时的，白花花的山羊胡子，加上他那副侃侃而述的模样，很有番儒雅风度。

陈涯路正想领阿坤他们出去，不料传来了罗天春的声音：

“涯路，有事么？”

“你先上课吧……”陈涯路道，“等一会再说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跟同学们讲的就是验茶嘛！请客人们都上来吧。”

课中断了。学生们纷纷站起，厅堂里满是桌椅移动的哗哗声。罗天春走下台阶，迎着阿坤几位竟躬下腰，笑道：

“请厅堂里坐，厅堂里坐……”

阿坤他们愣愣地来到厅堂坐下，学生们好奇地围在一旁。阿坤几位你瞅着我，我瞪着你，显得十分拘谨。因为验茶之前，竟然是徐君芳和陈涯路动手烫洗茶具。而围在一旁毕恭毕敬的那些学生，似乎连参与准备工作的资格都不具备，只配在边上站着。收购站品茶的架势认真得吓人。那撮茶叶放在一张白纸上，几番筛拂，吹尽浮尘，又用天平称过，这才投入壶中。而那只烫洗干净的杯子呢？还要用棉球几番揩擦。好麻烦哟！待一会儿这位白胡子老伯拿起杯子，又说些什么？这才是茶农们忐忑不安的原因吧？

“你们是哪个乡的？”罗天春生怕冷落了客人，笑眯眯地问道。

“仙凡岭八都坪的。”

“‘吃不完的杉洋米，摘不光的八都茶。’那可是个出好茶的地方啊！”罗天春笑道，“你们挑来交售的是什么茶？”

“乌龙茶！”阿坤闷声闷气地说，“我们讲该定二级，可他们说只能划三级……”

“莫急莫急，”罗天春宽慰道，“俗话讲，货好货孬，茶汤一泡。靠眼睛是品不出茶的味道的。”

眼睛固然辨不出茶的滋味，但罗天春的舌头是不是太厉害了？你看，罗天春先端起杯冷水，漱了漱口，然后才悠悠端起茶盅，呷了口茶，慢慢地噉着嘴唇，是发现了什么吗？但见罗天春长长的眉毛微微一蹙，继而又渐渐舒开。放下茶盅，正过脸，罗天春目光炯炯地问：

“这茶……你们是大前日炒制的么？”

“……”没有回答，只有一位茶农点着头。

“大前日炒制！”罗天春眉头又微微一皱，象在回味，说，“鲜叶可是四日前采的了，隔了一天多才上锅，放久了！这茶的味道有些干涩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茶农们面面相觑，敬佩的神色不禁油然泛起。学生们更是为之一怔，大有瞠目结舌之态。只有徐君芳和陈涯路发出悄然的微笑。

“是过了点火候，”罗天春又端盅呷了口茶，慢慢咽下。象在思索，他又皱起眉头，“你们锅底烧的不是爆急火，好象木柴有些湿。分明是慢火烧久了，这茶味发闷，焦味显得浮浅绵长……”

“你添的是湿柴？”阿坤恼火地斥责着那位不住点头的伙伴，“我早就告诉你天阴雨湿，要备足干柴！你就没听。”

“还有，”罗天春仍沉浸在辨味的情境中，说，“你们添的柴怕都是些松木根桩吧？取出的热茶又堆放在灶边很久，这茶里还夹着股松木油烟的异味！”

“天哪，”阿坤彻底折服了，愣愣地点着头，“你这也能品出？就象站在边上看我们做茶一样，好深的功夫哟！”

“神，神！”学生们发出一片啧啧的赞叹声。

“自古做生意就讲‘货真价实’四个字，”罗天春放下杯子，捋着胡须说，“我若讲得不错，你这茶只能划定四级。”

“老师傅，”阿坤当即站起，豪爽地说，“就凭你这功夫，定我五级，我也心服口服！这个级我认了！”

“哈……”罗天春高兴地笑了。

“罗师傅，”学生们迫不及待地纷纷追问，“你是怎么品出来的？”

“刚才我莫讲过么？”罗天春笑呵呵地说，“品茶的功夫全在练，多品多想多比较。日久天长，功夫自然就熟练了。不过，品茶要达到悟见‘茶韵’，那才是品茶艺术的最高境界。我先送客人，这个我们等下再讲。”

送阿坤他们出了祠堂门，罗天春正欲转身，只听见吓康在对面那棵树下，发出一声倦怠而沙哑的吆喝——

“便宜卖了，野茶树桩，谁想做假山盆景，我便宜卖了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罗天春闻声，不由兴致勃勃走上前去，那几段野茶桩已经被吓康放在河水里，浸洗了一番，油亮亮的叶片显得格外青葱可爱，尤其是罗天春从筐里捡起的那段枝干最古怪的野茶，整丛油嫩嫩的绿叶象在朝他透出笑靥。罗天春爱不释手，问道：

“你打算卖多少钱？”

“整个坂埔就你一位识货的！”吓康高兴地笑道，“要是相得中意，你随便丢几个钱都行……”

偶 获

罗天春原先是丁城最大的那家“达茂茶庄”的大伙计，陈涯路求师学艺，就拜在罗天春门下学品茶。解放前夕，陈涯路替地下党做交通工作，常常有人到店里找他，他也常常借故外出。这事瞒得过老板，怎躲得过罗天春的眼睛？罗天春知书达理，同情革命，佯装不知，也不究问，暗地里还替陈涯路打些掩护。为此，陈涯路相当感激他的师傅。

解放后，政府重视茶叶品尝审验这项技术工作，罗天春便在

丁城茶叶公司供职。这个公司负责整个地区茶叶收购和销售。公司领导并没给罗天春派别的工作，只是嘱他多带徒弟，以使这门品茶技艺普传后人。这老先生做事认真，为人热忱。他知道坂埔是组织外贸出口茶叶的收购点，唯恐陈涯路品检有失，便主动要求坐镇坂埔。而徐君芳呢？他是罗天春的老朋友了。这位曾留学国外的学者，带着学生从省城赶到坂埔向罗天春学品茶，就可见罗天春品茶技艺之精深了。

且说，罗天春买下那段茶桩之后，没几天收购站工作就告一段落。罗天春兴冲冲回家了。

罗天春住在丁城一条幽静的小巷里。这是一幢高墙深锁的院落，是他历代书香的祖上留下的旧宅。高高的白墙粉皮已经剥脱，几处下陷的墙基泛着一片片墨绿色的苔痕。迈进门情况可就不一样了，盆栽的杜鹃纷纷展露着红红白白的花瓣；那瘦、漏、怪、兀的假山，或披着茸茸苔藓，或衬以青葱的小树、蕨草，或配着那些形状怪异的各式树桩，高高低低地占满天井间几架高大的花架。尤其是厅堂檐梁下垂吊着的那几挂树兰，丁星似的几点兰花正悄然喷吐着幽香，连同满个院落花木葱茏深深浅浅的翠影，使人如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。

其实，罗天春的生活相当简朴。能不能这样说，物质生活达到足以温饱的限线，人们的追求便体现在它的精神文化活动中。

当然，比起花架上那些名贵的奇花异草、奇石怪桩，从坂埔带回来的那段野茶桩未免显得太寒碜些了。这桩野茶枝桠细疏，叶片开始有些枯蔫，尤其是桩身上那几道挖掘时留下的刀痕，更是让人感到痛心。“怕是活不长了吧？”罗天春心里这么想，还是找出一只陶盆把它栽上。这陶盆稍旧了些，盆底已经绽出一道裂纹。但罗天春绝非另眼看待这位新落户的客人。从河湾筛回肥土，